

余秋雨，抹不去的一块胎记



余秋雨能够入选本期睿思话题，不是因为他在青歌赛上出丑，挨了口水和板砖——这太正常了，不具有朝深里说的潜在内涵，而是因为他挨了口水板砖后，心里不爽，先是放风从此退出青歌赛，后又否认说过此话。

平心而论，当评委，总要为难选手的，不然怎能表现评委的水平高？出丑也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评委也是人。当然，除非你学问高深到无所不知。出了丑，遭到公众批评，更是在所难免，因为你是评委，何况，人心同情弱者，你为难人家在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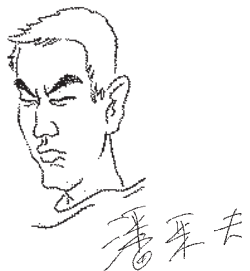
网友评述

倒余派

思公:既然是唱歌比赛，一个唱歌的有必要知道那些五花八门的知识吗？况且很多原生态的歌手，生活在偏远地区，仅接受很少教育，不知道一些城里人的常识，很正常。现在即使在学校，考试成绩也被作为隐私，只是将成绩通知本人，不再公开宣布，而青歌赛这种做法，具有侮辱人的性质。

照心:更甚者，是余秋雨们喋喋不休的演讲和教训，在这样的场合，的确不入耳，起码是对歌手的不尊重，就算你的学历大人家三倍，也让人感到极不厚道！

苏筱莫:作为一文人，我还是相当敬重余秋雨的。人如其字。文字，是最不能骗人的，直指人心。我相信有文化苦旅这样担忧的，便有这样的大心境。所以，余大文人更该自重。



围绕“退”还是“不退”，余秋雨在青歌赛又造出了新话题。媒体先是曝出余秋雨“软罢工”，坐在评委席上闹情绪；随后是余秋雨身边人透露“下次不来了”；最后是余秋雨自己高调辟谣，说当评委像休假，点评是帮观众重温经典。

我没有查青歌赛的收视率，应该比去年要高，因为这次确实看点多多。“口误说”出来的时候，观众要去给余秋雨挑挑错：“软罢工说”出来的时候，观众要去看看学者消极怠工；

余秋雨老师在凤凰卫视里做文化专题节目，一脸很深沉很文化的样子，让人肃然起敬，忽然在老百姓眼前露了底，换作有些人，摆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，也就完了，本来大家都是找茬儿逗着玩。可是从此前的一些相关新闻看，余老师不行。

中国传统文人中，有铮铮铁骨者，有视金钱如粪土者，也有想做官的，想发财的，溜须拍马的。问题是他发了财或发了财，都要装着表示鄙视别人发财；他自己很辛苦地在那里谋官，却骂别人做官；他在权势者面前胁肩谄笑，背后又会大

挺余派

江自流:接受过电视采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感受，在直播的压力之下，很容易有“失语症”。大赛总导演陈雨露透露，每天晚上直播前一个小时，文化考题才会最终确定，评委们很多时候是没什么准备就直接上阵了。或许，我们在点评余秋雨的点评时，也应该先想到两点：余秋雨的点评是不是与人为善的？余秋雨为自己口误的道歉是不是真诚的？

Kaleilasi:我觉得，我不应该专门把注意力关注到哪个公众人物的口误上，仿佛听他讲话就是为了找错，我们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人的谈话思想上去，要学会聆听。其实我倒觉得正是余秋雨的这些口误，才显得那样真实可爱，才显示出他是活生生的人！

骂他，以显示自己清白清高。因为他一是要面子，二是要端着文化。生活中这种人多得很，不幸的是，余老师是公众人物，公众人物在从社会公共资源中获得好处的同时，是要付出的。这个付出，就是大众媒介在给你露脸，把你的毛病也给张扬了。

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人，在突围书斋杀奔市场的滚爬中，仍然没有磨灭传统文人的这块胎记。因为卖商品，咋卖都行；卖文化，则不那么简单。为什么时代会有余秋雨，为什么总是余秋雨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——编者

中立派

徐大侠客:我们一边欣赏着青歌赛参赛选手的精彩演唱，一边还得体验参赛选手在跨越“素质考评门”时遇到的种种尴尬，听到有些选手信手拈来的那些“巧妙”回答，心中倍感苦涩，好像被劫地在观摩一场“变调相声”。之所以选择了“变调相声”这一词汇，就是因为有些选手的回答“很精很搞笑”，我们平时所欣赏的相声给大家带来的开怀的和会心的笑，而此次青歌赛部分选手的语言之风趣并不亚于郭德纲的相声段子，只是这种笑让我们感到“很痛很无奈”。

江南的雨季:我们不认为一个歌手要无所不知，文理兼备，但是常识总得知道些吧？总不是要让观众看着一些白痴级别的人在舞台上转来转去、搔首弄姿吧？

一个娱乐家的诞生

“明年退出说”出来的时候，观众要去给余秋雨的“最后一次”；“重温经典说”出来的时候，观众要去听听百家讲坛开分店。所以，不由得让人感慨，没了余秋雨，青歌赛可怎么活呢？

越看越像一个优秀的炒作策划，我不敢相信，关于余秋雨的种种话题，是青歌赛故意放出的“妙货”，这样显然把青歌赛想得大猥琐，太不够哥们。但是，余秋雨捐出自己的肉身，换来了青歌赛的幸福生活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青歌赛如果不给余秋雨派发红利，我第一个就不答应。

明星的知名度，节目的收视率，就像一只股票需要精心培育，要释放利好消息，要制造热点话题，要吸引大众眼球。逐年走衰的青歌赛终于靠一人之力迎来“牛市”。但在

它高扬的曲线背后，是一个学者的漫漫“熊市”的到来。

青歌赛“牛”了，余秋雨“熊”了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这一次，余秋雨做了亏本买卖。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挑错，被观赏，被嘲笑，神圣的评委席，变成了刘老根大舞台，四周是叫好或发出嘘声的观众。这对一个学者的庄重与智慧是极大的消解。如果说余秋雨之前的“文革旧账”“封笔隐退”等事件还算轻喜剧，这次的“评委门”就彻底沦为一个闹剧。

在这个名利场的交易日，媒体与大众都各取所需，或小赢或怡情，只有余秋雨输得把外衣送到了当铺。我非常担心，在此之后，当余秋雨再一脸肃穆地传道解惑，在历史的废墟边沉思，在王朝的背影后

新闻回放

4月10日，本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：日前，余秋雨做客新浪，首次回应了自己在青歌赛中所受的种种争议。余秋雨说，虽然自己有博客，但由于自己平时不上网，关于隐退的事，自己也是才听说。

而在此之前，媒体报道中的余秋雨的态度，正好与此截然相反。

据3月25日的《南方日报》报道：坐镇（青歌赛）综合素质评审席的余秋雨，因点评中频频出现口误遭到一些网友的“炮轰”，其中那句“孔子是战国后期的人”，最引观众不满。

接着，4月1日的《华商报》就抛出这样一条爆炸性新闻：3月30日晚，就在当日比赛接近尾声时，余秋雨突然发飙，表示要退出青歌赛。在前晚的比赛中，很多观众都注意到余秋雨评委全程都比较严肃，不做点评的现象比前两天又多了些。到比赛尾声时，他更是因一些选手无法对答案作出进一步解释表示愤怒，并声称，如果选手是在赛前参加培训或只是死记硬背答案，并不了解题目当中的知识，综合素质问答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“如果这种现象再放任下去，我就失去了每天坐在这里给大家点评的意义，那我就退出青歌赛，我也会建议组委会取消综合素质问答这个内容。”

4月3日，《沈阳日报》的记者采访了余秋雨的助手金先生后，于4月5日在报纸上撰文称：金先生表示：“余秋雨早在这届青歌赛开始之前，就产生过退出的打算。”“连续40天直播，时间太长了，很多事情都不能做。而且做电视评委劳心劳力，还很容易挨骂。”金先生说，若不是央视一再恳求，称没有准备第二人选，这一次余秋雨未必会出现在电视上。当记者询问余秋雨是否会退出下届青歌赛时，金先生表示“有可能”，但目前还不能确定，需与余秋雨商量后再做公布……

叹息，人们所发出的只有吃吃的调笑声。他越想表现得深沉，人们的笑声就越加放肆。

所有的赌客都赢钱，只有一个人输掉了裤子，这样的感觉非常不好，尤其当那个输家是公认的聪明人。我相信，青歌赛和余秋雨不会再有来年，但还是要追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有今年？为什么会是余秋雨？

我们除了叹息大众的不厚道，恐怕还要在学者自身找答案。除了老人情老关系等因素，媒体、曝光率、聚光灯、话筒、主席台，这些都不是一个稍显浮华的学者能轻易拒绝的。只是，他只知名利场的好，却忘了连黑社会都信仰的那句座右铭：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

潘采夫：现居北京。在京城摆摊卖报。毕业八年，正从事第八个工作。

爱撒娇的余秋雨



余秋雨老师又开始撒娇了。以前说过封笔，结果依然耸立在那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，并且乘胜追击，横跨文学哲学爬行学。这次出任青歌赛评委，又被找出不少毛病，就声称要退出青歌赛。我记得八十年代的诗歌流派中，有个“撒娇派”，其宣言里说，撒娇是一种温柔而坚决的反抗，一种亲密而残忍的纠缠，一种执著而绝望的企图，一种无奈而深情的依恋。余老师的撒娇风格，追本溯源到撒娇派宣言里，反抗、纠缠、企图、依恋之情跃然脸上，更是甚嚣尘上。

余老师以学术明星的姿态，令青歌赛的选手们出丑，网络民兵们就用各种方式令他出丑。这很正常，只能怨余老师自己学艺不精。你找人家漏洞，人家抓你把柄。漏洞与把柄，决不是生理命题，而是哲学命题，不知道余老师的文化知识综合素质试题里，有没有涉及这个领域？一个人再完美，总有发昏的时候。梧桐更兼秋雨，到发昏点点滴滴。

遥想乔生当年，电梯打开了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，谈笑间洋相灰飞烟灭。余老师就没有韩乔生的心态，一给人抓住把柄就不干了，就觉得跌了大师的名分，就跑出来撒娇了。其实余老师大可一笑了之，青歌赛早已在某种程度

余秋雨和青歌赛的大境界



看视频里某网站对余秋雨和青歌赛负责人的访问。双方笑语盈盈，并肩落座，满面春风地回答某些天真网友的提问。谈及老余“退出”青歌赛评委的事，异口同声表示这是没有的事，与这些天娱乐新闻里爆料的情形截然相反。

一个打工的，如果不想辞职，哪有说东家不好的！同理，一个公司老总如果不想让他的公司关门，也决不会辞掉他手下人脉最强的那个客户部经理。余秋雨和央视青歌赛的关系，大抵如此。

余老师当然是不在乎央视那点出场费的，可平均每天至少几千万的收视率，而且还持续几十天！这里面无论是社会知名度，还是即将带来的新书潜在购买者，都实在太可观了！当媒体还在讨论易中天、于丹们谁能成为下一个余秋雨时，余老师已经在用一些比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准略高的常识，悄然堆砌自己的“文史琼瑶”形象了，这方面骂他的观众没有觉察，和观众水平差不多的媒体人们也没有觉察。一个教授，整天出来显摆，就是为了让你们看他肚子的墨水还不如金庸？谁信！

那央视青歌赛为什么要选余秋雨呢？包装节目的文化

上，堕落为全民参与的找碴游戏，只是你们自己还在那里端着，认为这是吾国最权威的精英狂欢。当你们在那里先天下之忧而忧时，网民在这里后天下之痛而痛，目的倒是殊途同归：全民娱乐。

余老师的精英脸谱，只允许自己对镜自赏，是容不得别人涂脂抹粉的。吾友哈桑曾经借用巴赫金创造的“狂欢”概念，来说明后现代反系统的、颠覆精英主义的要素。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弹冠相庆的是暂时的解放，它标志着对所有等级地位、特权以及禁律的悬置。余老师们的精英狂欢意识，是一种狭隘的州官主义精神，严重阻挠了百姓们的点灯主义情怀。一旦精英们脸上挂不住了，就会出现这样一幅景象：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老男人，客串一把纯文学的小姑娘，先“呜呜呜”娇哭几声，然后媚眼如丝：“不来了，你真好，人家不跟你玩了！”

小楼一夜听秋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退出，貌似在挽回尊严。其实文人最不要脸，说过的话经常不作数，再三复出就是例证。余老师的战略撒娇，我非常一厢情愿地认为，是和他央视合伙卖出的一个破绽。哪怕他真的退出青歌赛，也还会去参加其他诸如黄歌赛或者白丝带。当然大师就是大师，决不会使出泼妇行径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也不会行使山大王作风，一恐二吓三叫骂，而是祭出小孩子的纯真脸谱，一撒娇就有糖吃。明明是有钱人口袋里的钻石，偏要装扮成穷孩子口袋里的糖。城府很深呢。如果让我编撰一本兵书，一定将余秋雨老师的撒娇编成第三十七计，起名叫“撒娇成兵”。

都市放牛：现居南京。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，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，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，文字俏皮犀利。

这是一定的。你们不都说娱乐界的人没文化吗，那我就顺应民意，秀一秀考文化。考官当然要有名气，而且必须具备“文化”的符号意义，那搁在咱内地这块，余老师肯定是首选。用《乡村爱情2》里刘大脑袋的名言就是——“必须的”。

同时，余老师露面，肯定还能把一大批读者和文化人的目光吸引过来，夸的、骂的，网上对骂的……加在一起，这就多了宣传的又一层气候。所以青歌赛是图谋余老师的人气，余老师则图谋央视能把人气做得更大，兄弟俩搭帮做生意，说好听这叫“双赢”，说难看点那就叫“互相榨取”。

如果说十几年前，余秋雨从学术转向文化散文，是一个有阐释天分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与刺激下，突围书斋的成功转型。那么近年来漫长的、由文字渗透向电视的“双轨制”发展，则是余老师聪明地在“公共知识分子”与“文字批发商”之间打通桥梁的又一成功之作。

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博文，历数余老师唠叨和讲评内容毫无新意的毛病。不过说着说着味道又不对了，因为博文开始歌颂杨二车娜姆，说相比起余，杨是“高尚的人”！

其实，余老师的问题是球场站位不错，但动作过于夸张，终于把“公共知识分子”做成了“公公知识分子”（或“婆婆知识分子”）。杨二老师的问题就是在娱乐餐桌上玩语言裸奔。两人虽都追求人前现眼的大境界，但票房毕竟还是不一样。

徐江：作家。著有随笔集《爱钱的请举手》、批评集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十诗人批判书》等。